

论新观念生成模式

王世达 喻先戎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的顺利深化发展，而“观念变革”又处于与改革休戚相关的重要地位。研究观念的变革，推进新观念的正态发展，便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那么观念是如何变革的呢？或者说，一种新的观念，是如何产生，并为社会所接受，变成社会的观念的呢？一些人从个体的思维和思维方式的角度向人们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忠告，一些人对观念的性质作了广泛的探讨，然而似乎缺乏对观念变革过程全面而深刻透辟的分析。如果把“观念变革”作为一个深刻的社会历史现象、一个普通过程、一个重要的哲学课题来看待，便会发现它决不仅仅是作为实践者和认识者的个体的事，也不是仅仅涉及理论形态的问题。套用一句时髦的话，它也是有其“结构”和“机制”的。研究这个机制，能使我们以高瞻远瞩的哲学视野，恢宏理论联系实际的功能，为政策、策略的制定奠定更加坚实的哲学基础，为引导观念变革提供正确的途径，并为改革、开放、搞活的实施，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这种研究，从认识对象说，将从现成的纯粹的“理论形态”（客观化了的关于观念的知识和主观的思维模式）扩展到与“观念形成”有关的整个过程和社会历史环境，在广阔的研究背景下，得到较为完善的结论，这无疑将更有实际价值。同时这样的研究，必然要综合地运用哲学、社会心理学、传播学……的研

究方法。本文试图以新观念源——传播——定植的有机结构的分析，说明观念变革的客观过程。

新观念源

新观念源的产生及其特点 观念变革，就是以一种新观念战胜、进而取代哪些不适应历史发展的旧观念。一种新观念从产生到为社会所接受，是一个复杂而又深刻的过程，这种人类认识衍化的过程，必有其源头。社会实践和生产力的新发展，激起人类在物质和精神上的新需要，促成人们的新目的、新利益，汇成人类认识活动的新动机、新方向。这一切总是率先以科学家、思想家、政治家、艺术家的个体（或广义的个体、研究群体、学术团体、领袖集团）的思想、理论创造的形式表现出来，然后才泛化于社会。一种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新的发现，一经确立，一种“新观念源”就由此产生了。哥白尼日心说的提出，使一个全新的世界观问世，于是所有与“地心说”相适应的观念体系都遭到了致命的打击。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和唯物史观的创立，使一种崭新的科学历史观磅礴于世，于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念，人类社会规律性发展的观念等等，也就由此而产生。理论创造或新发现的特别意义，首先就在于它是一种“新观念源”，它是生产力和人类实践最伟大的回

响。“新观念源”为何能造成新思想观念的洪流？因为它不仅有显著的创造性，而且有彻底的革命性。

创造性。理论的创造或重大的发现无不产生于敏锐的洞察、创造的想象、活跃灵感、统摄的思维和人类长期探索的背景。它象火山爆发于历史需要的激增，冲决陈规的窒息。因此，它总是见前人所未见，示众人所未示，将自然界或人类社会的规律性的认识揭示出来，掀起人们思想的风暴，促成崭新的社会现实。如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的提出，便是超越了僵化的“计划经济”的旧观念，突破了思维定势的羁绊，合于社会主义之现实，顺乎社会发展的规律——跟大多数新观念源一样，就连它的理论成果的概括上也显示出创造性：表述的新颖性。

革命性。“新观念源”的建构，本身就是对旧观念的否定和挑战，是思想的解放，是破旧立新、锐意进取。同时，它又是不断的完善、深化和发展的。布鲁诺、伽利略是对哥白尼的完善和补充，开普勒又是对他们的进一步完善和深化，牛顿则是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他们都是以革命的精神，向宗教神学的腐朽观念作殊死的决战。新观念源的革命性更表现在：它将普及到社会，掌握群众，变为社会的观念，从而成为冲击一切旧的传统和思维的巨大力量。

新观念源的能级效应 新观念源一经建立，便犹如前进路上的灯塔，穿云破雾，发射其巨大的光芒。“新观念源”从其产生到衍化为社会的观念的过程，在“观念变革”的结构和机制中，也是多层次、多效应的。有自由漂浮于经验事实之上的、高度抽象的、较为纯粹的理论观念和有大量感性材料附于其上的、抽象程度较次、甚至变形为通俗表达形式的思维具体的观念。前者我们把它称为高能级的观念，后者称为次能级的观念。高能级的观念，尤其是重大的理论创

造，由于其新伴生的新概念工具和新的解释模型在思维的发散或综合、归纳和分析、广度和深度上的新开拓，将大大提高人们的认识和转移（创造）的能力，会衍生一系列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新观念，从而产生重大的社会效应，即新观念源的“能级效应”。这种效应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衍生性效应”和“中坚性效应”。

衍生性效应。一个新观念源，只要流行于社会，总是会由此而衍生出许多与此相关的新的观念，旁及许多学科和领域的。观念的能级越高，即概括性越高，理论体系越重大，复盖面越广，其衍生的新观念就越多，影响面就越宽，它的衍生效应就越明显。例如“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它复盖着整个经济学界，直接影响着哲学、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心理学……旁及诸多学科。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新观念源的基础上，衍生或强化了人们的价值观念、经济效益观念、成本观念、时间观念、科学管理观念、人才观念、市场观念、开发创新观念、横向联合观念、竞争观念、厂长负责观念、企业为经济实体观念、政府宏观控制的观念、新的就业观念、部分人勤劳先富观念、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相结合的观念、质量观念、用户至上观念、开放观念、协作观念、出口创汇观念、新的消费观念、税收观念、信贷观念、租赁观念、股份观念、承包观念、信息观念、信誉观念，等等。人文科学是这样，自然科学也是这样，达尔文的进化论，复盖着整个动植物界，直接影响了人类社会众多的社会科学理论，旁及宗教学、人类学、文化学等。这种新观念源的能级效应，既向我们展示了它的机制，又向我们表明了建构与研究高能级观念源的极端重要性。

中坚性效应。从新观念源的衍生性效应，我们可以看出，高能级的观念源是次能

级的观念源赖以衍生和存在的基础。由高能级的观念衍生出众多的次能级观念，形成强大的阵容，以摧枯拉朽之势，同传统的旧观念群作战，其中高能级的观念便起到了核心的作用，堡垒的作用，指挥部的作用，是“观念变革”的中坚，并且它为次能级观念的推行起到了保证的作用。即使是一些惊世骇俗的观念，最初不为人们所接受，但只要明白了它与高能级观念的隶属关系，也就能顺理成章地被接受。这一效应还提示我们哲学世界观在观念变革中的极端重要性，因为哲学世界观以科学理论、一般原理和信念、价值标准的双重形式在观念群中居于核心的地位，是中坚性的、高能级的观念。试想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数年前对人们突破现代迷信的禁锢提供了多么巨大的精神动力，就可以明白“唯物辩证”这把观念的尺子将是量度“观念变革”的最高标准了。

新观念源的表现形式 观念源作为“源”的存在，总有其表现形式或特定的载体，然后再传播开去，逐步地成为社会的、群体的、个体的观念，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从观念源的外在形式上，我们可以将其区分为观念形态源、物化形态源、行为方式源等。

观念形态源。新观念源的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就是一种重要的理论（发现）的公布，一部书的流行，甚至一部电影（或电视剧）的放映。国家领导人、学者、名人的重要讲话，若有重要的思想创见，也可能成为一种新观念源。

物化形态源。理论的物化形态（人类的物质创造物、物质实体），也是一种重要的“新观念源”。当飞机、汽车、电视、机器人等等理论的创造物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曾以多么强的说服力，将有关的种种新观念风靡于世界。新事物一经出现，便以雷霆万钧

之力，摧毁人们的旧意识、旧观念，并衍生、泛化出种种新观念群。“特区”一出现，关于特区的新观念便如潮翻涌，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个特定方面的观念信息源。物化形态的观念源，比之于观念形态的观念源，加进了实践证明的因素，是实践的产物，在观念变革中具有极强的宣传和说服力量。因此，利用新事物作宣传，对于推进观念的变革，具有特殊的意义。

行为方式源。一定的行为方式，总表现一定的社会关系、历史影响、心理因素和价值、伦理观。它常常反映人们在新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新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尤其是新的生活方式，故也是一种重要的新观念源。它传播新的风尚、行为观念和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新行为意识。这种观念源通过强烈的“感染”作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行为观念、行为意识和行为方式。

分析观念源的表现形式，我们会发现，在观念变革的起点（新观念源），便常借重了某种本身以外的形式，如文艺、权威、物化实体、行为模式等等，这告诉我们，推进观念变革，不能简单采用某一单纯的形式，特别是抽象的说教方式，而应采取生动活泼的、直观的、典型的、富有时代气息的多种多样的形式，才可能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传播通道与传播背景

一些重要的新观念源，并不是一经产生，就顺利传播、迅速成为社会观念的，有的竟至被埋没数十、上百年。如哥白尼“太阳中心说”的厄运，控制论、基因说本世纪五十年代在苏联的命运，人口理论五十七十年代在我国被可悲的扼杀。这些事实提醒我们，必须研究观念变革中的传播通道与传播背景问题。

传播通道。这里指新观念从观念源传播

到人们头脑中去的途径。传播通道有正式的与非正式的两种。正式的是公开的、表面的、较为规范或制度化了的、通过各种大众传播媒介而传播的通道。它借重了各种有力形式——文学、艺术、出版、报刊、广播、电视、电影、政权机构、政令、会议，或物化形态的、直接的信息传输。这种传播方式，既快，而且涉及面广，易被公众接受和认可，其力量 and 作用是巨大而显见的，自应予以高度重视。非正式通道是隐蔽的、一般人未曾明显意识和觉察的、不规范的，它主要依赖于人际或社会小群体的交往传播。这种传播以间接的方式表现了更为广泛的社会整体、社会关系对个体的作用，在观念变革问题上，也许是更为本质的。因为人不是观念的消极被动的接受者而是积极能动的反应者。这种非正式的传播不是单向的，它通过人际间的交流、感应和谅解，体现着相互作用，这种作用造成小群体的“心理共同体”，利于观念的传播，并且正式通道传播的新观念要在非正式通道里回应、振荡、认同、归属、证伪，才能在恰当的思维与心理位置定植。两种传播通道是相互为用、互为补充的，但是人们往往忽视了非正式通道的作用。应该提请注意，如果不研究传播通道问题，便不能控制观念的运动以致重要的社会舆论，便会政出失据、措置不当。

传播背景。背景应指整个历史的具体的因素，即包括主观的与客观的全部社会历史条件。不过我们这里仅指群众的历史文化因素，即所谓“文化规范”问题。要接受一个新观点，就必须理解其论据，亦要追溯它之前的思想，要知道此前的旧观念，即要进行对比，要知道历史。一切新创见，要宣传其成立的必要性和优越性，接受者必须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素养（广义地讲，是他对科学文化的理解，即所谓认知结构）作基础，特别是对高能级的新观念，即重大的理论体系的

接受和理解，更需要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缺乏文化知识，是难以自觉地创新性地接受新观念的。要么便是在一些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认可，或者在压力意识状态下接受——然而主观状态不同，对事实的解释和理解便不同，盲目从众也是难以持久的。所以一般地讲，更新观念，要有一定的社会思想基础。分析这个基础，群众的历史文化因素即群众的认识水平，便是其中主要的成分。由此看来，更新观念，一方面必须提高群众的科学文化、思想认识水平，一方面要尽可能找到一种简明的表达方式，把重大的理论，深入浅出地归纳概括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大众化的形式表达出来，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社会骤然的巨变是一种特殊的传播背景。它浓缩了历史的行程，将新观念源的物化形态、行为方式态和理论形态完美有机地结合，使人们将思想随价值轴的剧变视为当然，随观念群的大量置换而跃升到新的境界。不只革命会带来这种新的境界，自然环境的巨变，同样会掀起观念变革的风暴。如一九八一年长江的特大洪水，造成大面积的自然灾害。洪水的冲击使不大留意生态平衡的人们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使“生态平衡”的观念深入人心。

新观念定植于小群体

所谓观念定植，是指由外在的形态内化于主体的过程。新观念定植于小群体，就传播的过程来讲是对传播通道的动态深化的结果展示，在观念的接收机制上，是指定植于社会心理学所揭示的一种最普遍的最带人类社会特征的能动主体。

这里的小群体，意谓以共同的特殊活动、情绪关系、群体规范和相类的观念体系相联系的、处于相同的心理发展阶段的、社会关系在其中以个人直接接触形式出现的群

体。如前所说，无论正式通道还是非正式通道传来的新观念，总要在小群体里回荡、认同、证伪和归属，然后才可能在小群体中的个体的思维和心理位置上定植。这种“回荡、认同、证伪和归属”，便是以小群体对待新观念的协同效应和中心效应，来表现群体对个体的制约作用的。

协同效应是成员间共生的对新观念的认同或拒斥。其主要表现有：①同群体压力而生的从众心理和从众现象。这里指小群体自然形成的要求个体把大多数人的意见作为自己的意见的“压力”。它通过暗示进行，其基础是一种自觉的或朦胧的集体主义意识。但这种压力和从众现象的强弱，跟小群体的牢固或散漫程度有很大关系。②因群体一致的意识基础和情绪关系形成的巨大整合力量而生的价值取向、归属。群体一致的意识基础的突出表现是群体成员接受群体活动的共同目标，其情绪关系指相互的同情以及成员对群体的满意感、亲和感、和谐性等。这一切形成群体的共同活动和价值取向，其整合力量是巨大的。③在讨论、交流基础上形成的群体规范等等。小群体并不随便地提出一些规范，个体也决不会轻易地接受规范。讨论、交流等交往方式使个体参与支持，并汇集成群体的决定。这种不规范的方式对形成个体对新观念的取舍产生重要的作用。因为这是以“个体——群众”集思广益的方式对新观念的检验和证伪。

中心效应是小群体中的指导型人物（小群体中自发认定的、具有一定威望的、经常体现群体中垂直发生的支配他人心理关系特征的成员）以对新观念的态度，附上种种具体的理解、阐发，向周围扩张，影响其他成员的过程。这就是社会心理学所说的“指导现象”，即指导者调节小群体中的人际关系，影响成员的思想，感召成员的意向，诱发成员的情绪的心理现象。无论认同还是拒

斥新观念，小群体对个体都会发挥巨大的作用。这一点常常被一般人所忽略了。其实这是观念变革中应予高度重视的一个严峻现实。

产生以上效应的原因是两个方面。其一，是所谓“群体意识”。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分析，自然没有什么单一的、固定的群体意识。意识太复杂了，一个群体的意识就更复杂了。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只好引入“观念群”的概念。小群体的群体意识就是小群体的“观念群”问题。结构牢固的小群体（即志同道合或利害攸关的小群体）的观念群，必有几个共同的高能级的观念（亦即涉及根本的世界观、人生观、方法论的基本观念）。因此群体成员在对待新观念上都体现出其群体共有的某些价值标准。其二，是所谓“群体非理性因素”，即只在群体中产生却能对个体施加重要影响的心理因素。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这些因素是群体中的感染、暗示、模仿等心理现象。感染是个体对某些情绪、态度等心理状态无意识和不自觉的易感受性。如在大庭广众的集会中，暴风雨般的掌声对某个持异义的听众来说，就是一种强烈的感染，它引起的刺激会以一种“评价共同性”来动摇这个人对于报告者的观点的否定看法。暗示是群体成员之间有目的、隐晦的、不加论证的影响。它使被暗示者无法对信息作出批判性的评价，而被迫或不自觉地接受意向性的心理状态的移植。权威或社会心理定势都有较大的暗示效果。模仿跟感染和暗示有很多相似之处，而它更重要的作用，是产生群体的规范和价值。这一系列的心理现象虽是非理性的，有时却能左右群体成员对观念的理性选择。

总之，新观念的传播和定植，强烈地依赖于小群体，这是由人们思维与活动的规律性为人们置身的社会关系和现实社会群体的物质的与心理的关系所规定的这一事实决定

的；同时也是由人们所要更新的是活生生的、历史的、具体的观念这一要求所决定的。新观念在小群体中的普通定植，也便是新观念在社会大群体（阶级、阶层、民族等）、以至整个社会的定植。

新观念定植于个体

研究观念变革的接收机制，最重要、最根本的无疑是探究新观念如何在个体头脑中的定植问题。个体是小群体的成员，但任何一个个体必分属于若干小群体。这不同的小群体的群体意识和群体非理性因素交织地影响着、制约着这个个体。尽管多个小群体对个体的影响和制约作用有主次和强弱之分，但是这种多渠道、多方面、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必使个体对新观念的态度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局面。然而个体的“态度”还跟个体自身的内在因素有关。个体观念群的“结构和不断建构”，是一个复杂的、由不同成分组成的历史过程。个体的观念可以分属于不同的历史层。比起它的“理论形象”（即观念群中高能级的理论框架）来，个体的观念群要不严格和非理性得多。

小群体对个体的影响、制约与个体主体的因素是辩证统一的两种作用。个体被置于许多群体的观念、规范、价值体系的包围之中。也许对个体观念影响最大的是这许多群体影响的“合力”，也许主要的影响来自其中的某一两个群体，然而影响的实际发生不仅跟个体对它的理性判断有关，也跟个体思维和气质有关。因此群体影响（这里指非正式通道）与正式通道的影响一样，在能

动的主体面前，都只是被选择的对象——只不过这种选择既可以是自觉的（个体的理性判断），也可以是不由自主的（由个体的理性与非理性因素混成的主体理论——经验——心理结构所决定）。这样，通过哲学与社会心理学的交叉配合，可以较为完善地揭示个体对新观念的接收机制：一方面，作为社会存在和社会关系之网的网上纽结的小群体，以群体活动、群体意识和种种非理性的群体的心理因素制约着个体，使个体与群体其他成员成为某种“心理共同体”；另一方面，作为社会思维的个体又是具有理性与非理性因素混成而由高能级的理性观念起主导的能动的个体。制约与能动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接收机制观。

有了上面的分析，那么在观念变革中，提高主体的能力素质（包括理论和心理能力），就显得异常重要了——特别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科学的、全面的、全新的世界观，其中包括对人及其关系的全面认识。具体来讲，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地及时地建构高能级的新观念。因为它在个人面对新的次能级的观念时，对个体的鉴别、检验、证伪、体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为此还要建构多学科的知识。众所周知，天文学得益于毕达哥拉斯，哥白尼得益于新的气象学、生理光学。“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念，同样必须借助于各种部门经济学、市场学、政治学、企业管理学、消费心理学、哲学……，没有以上的条件，不切实地研究观念变革的机制，徒唤观念变革和思维方式的变革，是无济于事的。

（上接第92页）

可见这样的限制性作文题设计不仅有效地防止了预制品，而且有充分发挥各种能力的广阔天地，使考生所具备的不同层次的阅读能力、写作专门能力和基本能力都得到了真实的反映，拉开了考生写作水平的差距，能够较客观地衡量出一个考生的实际写作水平。这样的设计确实提高了考试的信度，可以说是比较成功的。